

书林漫步

谈《小说家之诗》

◎刘景云

1932年夏,郑逸梅受邀为施济群主办的《金钢钻》报任编辑主任。该报原为三日刊,开始时的约稿、编排等工作想来并不很累。然而自8月1日第981号起,该报开始按日出版,令编辑压力陡增。从这天开始,郑逸梅每日挖空心思,少则一篇,多则两三篇,譬如《画苑人物志》长文,就是从这天起连载的,共写20位画家,足足刊了廿天。为填充版面,他还经常变换署名,除郑逸梅、逸梅、梅、梅公之外,尚有际云(郑氏学名,甚或云公、云郎之类变体)、愿宗(郑氏本名)、纸帐铜瓶室主、铜瓶等等。就连之前由施济群执掌的日常时评性质的“小言”专栏(署名老衲),也改由他暂管,补白文字就更不用说了,“资料一些没有,石子里也要榨些油汁出来”,诚可谓苦事一桩。好在郑氏腹笥厚,兴趣广,朋侪多,笔下作品题材得以源源不绝。很快地,自8月21日第1001号起,该报又有革新,版面比之前缩小,故“征求短小精悍之作品”,编者压力稍得减轻。

这一时期的重要连载,还有《小说家之诗》,首刊《金钢钻》副刊“小金钢钻”。始自1933年2月16日,终于10月14日,断断续续,共写了73篇。首篇写包天笑,前有短序,表露初衷:“小说与诗,二道也。是故善小说者未必能诗,能诗者未必善为小说,二道斯兼,允为难得。爰将小说家之诗什,一一录存之,以为别裁之诗话。”体裁为半文言,每篇详略得当,少则三百多言,多亦不过千余字,言简意赅,内容丰赡。对于研究鸳蝴派作家及其诗作,价值颇大。作者与这些作家大多有来往,故而清楚知道他们的笔名、主要作品,字里行间甚至将一些局外人不易知晓的趣闻轶事都写将进去,熔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。偶有漏记,也很快由自己或旁人补全。

1935年8月,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郑逸梅《小品大观》一书,下册之中即收录《小说家之诗》部分内容,涵盖当时著名的旧派文学家,诸如陈蝶仙、陈小蝶、曹梦鱼、赵眠云、程小青、顾醉莼、程瞻庐、张恨水、胡寄尘、张春帆、何漱、吴趼人、许指严、刘铁云、沈禹钟、顾佛影、苏曼殊、何海鸣、张恂子、宋痴萍、陈莲痕、王无生、陆秋心、徐天啸、闻野鹤、程善之、徐吁公、俞天愤、金季鹤、朱大可、杨南村、洪佛矢、姚民哀。又见校经山房书局1935年7月版《逸梅丛谈》,其中也收有《小说家之诗》,则刊入许廑父、姜可生、向恺然、俞剑华、曾孟朴、庞独笑、蒋吟秋、俞天游、叶玉森和贡少芹。两者合计,共收43位作家。换言之,另有30篇不幸已成遗珠。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21)

列昂·卡雷 绘

辛巴达出海经商。

新书快递

如何成为你

[澳]斯凯·克利里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本书以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的思想和人生经历、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以及女性普遍的现实处境为线索,以存在主义思想为基础,探讨女性如何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摆脱恐惧和刻板印象,抵达生命真实,实现自我。

创造大都会: 纽约空间与制度观察

罗雨翔 著
上海三联书店

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,住房保障、公共空间、社区营造、公私合作(PPP)等问题的讨论也愈发激烈。纽约作为全球闻名的国际都市,是城市发展的“超级试验场”,也有

着种种可供参照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。

大哲学家

[英]布莱恩·麦基 编
九州出版社

回归哲学本质,作者与当代领衔哲学家展开对话,在哲学家清晰的描述中看到人类生活的多样和丰富,在想当然中看到问题所在,获得关于我们自身、想象力和可能性的理解,以及微末之事的拯救力量。

鞑靼人沙漠

[意]迪诺·布扎蒂 著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年轻的军官乔瓦尼·德罗戈被派往边塞服役,他等待着山那边鞑靼人的进犯,等待着一场伟大而光荣的战斗,可鞑靼人无影无踪。30多年过去了,就在德罗戈的意志被消磨殆尽之时,鞑靼人的进攻开始了……

苏轼《书临皋亭》续话

◎曲辰

苏轼的《书临皋亭》是一篇小品名作,全文不足五十字:“东坡居士酒醉饭饱,倚于几上。白云左缭,清江右洄,重门洞开,林峦垒入。当时,若有思而无所思,以受万物之备,惭愧!惭愧!”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里有一篇《蟹会》,夸耀当年友人聚餐时精致的美食,最后写道:“由今思之,真如天厨仙供,酒醉饭饱,惭愧惭愧。”

周作人《饭后随笔》里有一篇《萝

卜与白薯》,谈及中国人吃的菜蔬,结尾是:“我想假使天天能够吃饱玉米面和白薯,加上萝卜鲞几片,已经很可满足,而一天里所要做的事只是看看书,把思想搞通点,写篇小文章,反省一下,觉得真如东坡在临皋亭所说,惭愧惭愧。”

张岱使用“酒醉饭饱”一词,与“惭愧惭愧”搭配,暗示其用典出处;周作人则直接点明“东坡”和“临皋亭”。两人承续苏轼的传统,显而易

书边杂写

钱锺书的“刁蛮”

◎谷隐

“对锺书同志在干校时,我不认识。”1982年2月24日,石明远致函钱锺书说道,“后来(去年或前年)从院简报上看转载了一位台湾学者评论校注的一本宋词、唐诗校注(具体名字记不清),评价极高,才知道是位学识非常渊博的学者。”此信见于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》,整理者只就寄信人做了注释,却未指出此文即孟令玲《钱锺书的〈宋诗选注〉》。

1980年6月16日,《参考消息》转载香港《文汇报》所刊王兆《第二个春天》,谈到“台报最近还发表了台湾的学者教授对大陆出的钱锺书《宋诗选注》的评介文章,这些文章一改过去全盘否定甚至谩骂的写法;采取了实事求是、客观分析的科学态度”。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副主任敏泽看见以后,遂向钱锺书索要到孟文剪报,并转载至当年《文学评论》的第6期之上。据敏泽说,“发表时由我写了一个四百字的编者按,中说:‘本刊转载时,题目、原文字均未作任何更改。’这不完全符合事实。本文转载时,是删除了文章最后的一句话的”,此外“加了三条校释”。

其中“一条为关于一个方言‘刁蛮’的释义”。孟文有云“从这本书看得出钱氏的刁蛮可爱”,据敏泽注,则是“淘气聪明之意,如粤剧《刁蛮女郎呆女婿》”,如此释义“这是请教了钱先生的”。1984年8月14日,黄维梁自香港来北京拜访钱锺书,“杨绛女士问我一个问题:‘刁蛮是什么意思?’我颇感奇怪,略谓这大概是粤语词汇,有刁钻、蛮不讲理之意。我反问钱夫人为何有此一问。她说曾有人用‘刁蛮’来形容钱锺书”,所指即孟令玲。

至于“其它二条为纠正该文的失误”,即褚圣麟应作褚慎明、柏泉应作柏蒂。但石明远又说,“那期简报上一个‘促狭’,字印错了。我还写信告诉了编辑部”,即以孟文“捉狭”为误,实则从提手旁或单人旁两体皆通,也是“刁钻、蛮不讲理之意”。

书评书话

见。不过,正如鲁迅所言,《陶庵梦忆》中描述“那时的赛会,真是豪奢极了……怕难免有些夸大”,张岱描述的“蟹会”也是如此。用苏轼的话说,张岱是“绚烂之极”,而周作人的文字和态度则是“归于平淡”。

同样一句“惭愧惭愧”,心境却各不相同:在苏轼那里,是超然物外的陶醉与享受;在张岱那里,是对过往繁华的深情追忆;在周作人那里,则是他晚年生活的基本诉求。